

鼠年

展期: 2020.10.29 - 12.10

艺术家: 艾未未

策展人: 崔灿灿

地点: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·曼谷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，将于2020年10月28日在曼谷空间推出艾未未全新个展“鼠年”，由独立策展人崔灿灿策划。这是艾未未继北京个展“艾未未”、香港个展香港“木质球”、“驳议”后，与唐人合作的第四次个展，也是艾未未在泰国的首次大型个展。

2020年是中国农历的鼠年。也是六十年一个甲子的庚子年。“鼠”是为十二生肖之首。庚子年在历史中并不寻常。1840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，经历冲击和巨变，拉开了变革的序幕。1900年的庚子年，“义和团”焚烧教堂，屠杀传教士和信徒，慈禧对英、美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意、奥等十一国宣战。八月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。1960年，六十年前，庚子年历经三年灾害。这一年“右派”诗人艾青，下放到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八师，他的儿子艾未未随父亲在那里度过了十六年的生活。

2020年是又一个庚子年。农历新年的前夕，中国武汉因新冠病毒宣布封城禁令。数月后，世界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超过了千万。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中，60年并不久远，对于个人大多终其一生，只能经历一个鼠年的甲子。

“鼠年”和“庚子”让艾未未的展览别具意味。“鼠年”所隐含的歧义与暗示，轮回，百年历史，引向一个全新的时空、语境和历史感受。

“鼠年”由十二生肖兽首开始，是整场展览的历史背景墙，它融合了艾未未两个系列作品：“兽首”与“乐高”。来自两段广为人知却截然不同的历史。12件乐高画出自艺术家的“动物园/十二生肖兽首”系列，它是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首的衍生品，（原件在1860年英法联军捣毁圆明园时被盗，散落在世界各地，其中几件被购回收藏，存于北京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它象征着百年的耻辱，以及不断的被激起的民族自尊和愤怒。

这个由欧洲耶稣会士建造，献给满人皇帝的雕塑，为何成为中国的象征？从它混杂的起源，满人、汉人、欧洲人开始，遭到战争的掠夺，直到返还变成一种爱国行为。艾未未敏感的意识到的政治意味，复制重造兽首，将它作为公共艺术品，趾高气昂的在西方四十多个都市公共展出，令人战栗的历史造型和讽刺，完成了对这段历史记忆的评论。

艾未未用全新的时间方式穿越历史，连接不同的故事和事件。十二兽首在“鼠年”中象征着这一百八十年间，东方与西方、刺激与应变，先进与落后，荣耀与屈辱。在经历了几个甲子之后，不断渗透、变更、反刍的互动关系，一切复杂而又含混。然而，在2020年，这个故事却因疫情的到来，更加扑朔迷离，摇摆不定，一个未来失焦的鼠年。

历史总是可以在艾未未这里获得一条新的引线，将散落在各处的事件与故事，再次打磨，如珠宝般汇集。一面密密麻麻的2008年汶川地震中学生的死亡名单；大理石制作的头盔雕塑，复制了在灾后抢救地震难民生命的工人的安全帽；用几何方式诠释常见的雨伞形态的作品《庇护所》，创作于2014年香港的动荡时期；几件信息并不明确的大理石雕塑：一个普通的盒饭，两卷随手可触的手纸，来自不同的语境和时空，信息被抽空，被放大，它们和我们的距离也因此忽远忽近，忽暗忽明。在艾未未给予的新秩序中彼此激活，相互思辨。

无论是多年的调查，还是瞬间的念想，艾未未创造出属于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和质感。它们在表达中进一步提升了主题，这些表达的手法为故事和历史带来了非凡之美，它们既是对社会意识的敏锐洞察，又与精湛的工艺完美结合。与马丁斯科塞斯镜头下的纽约，费里尼《八部半》里的自我、现实与梦境的螺旋式上升并无差别。

在展厅的中心，《戒指W和戒指M》用纯粹的金属打造而成，独一无二，男女皆宜。戒指的图像反映出艺术家对受困、被束缚的生活，对自由和决定个人存在之认证的思考。作品介绍说：“这些可穿戴的艺术品体现了艾未未对人性中的二元对立的敏感：它一方面具有孕育和仁慈的能力，另一方面却也表现出毁灭性和残酷性。在戒指表面的中央，对移民故事的描述在一个神秘的半月形下展开：这些人或徒步或乘船，一些人结伴同行，另一些人则独自旅行。艾未未的标志性符号与当代社会中标志性的形象结合，为这段迁移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背景。这些珠宝凸显出线条的优雅、细节的纯粹，以及它们强调人性的能力。”

戒指源自古老的两种文明体系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古希腊的黄金工艺，延续了对文明变迁、人群迁徙的研究。亦如“兽首”在这一百多年间经历的变迁，艾未未的记录片《人流》记录下千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情形。只是源于他个人所经历的，从出生开始的流放生涯，北大荒、石河子、北京、纽约、柏林、剑桥。

无论是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头像上留下的彩色污迹，还是2019年6月那艘移民救援船的航行路线图，看似和审美无关。极简的抽象的线条承载的是一次挑衅的行为，一场不可预计的后果，无数难民在海上，徘徊，孤立无援的日夜星辰。我们只有潜下去寻找隐匿的信息，然后升上来思考，将历史与证据，故事与形式的关系看作万事万物的生命，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发生，找到发生的意义。

历史总会被忘记，逝去的苦难总有另一种救赎，一时一地的故事会消磨，但是证明这种历史精神的形式反而会永恒。无论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，最终它都无法以全貌示人，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各自的版本。这些并不完整的信息，偶然的的结果，成为这漫长历史中，去除了主体的局部碎片。像是艾未未一直以来的媒介，乐高积木一样，它的属性和命运，决定着我们必须借助更多的积木，更广泛的认知和工具，才能足够精准的拼接出一段完整的事件和历史，它是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又是什么导致它变成如今的样子？

“鼠年”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，在古老的传说中扮演着辟邪、纳吉、引魂的角色；在现代语汇中却象征着肮脏、偷窃和疾病的传播。2020年农历庚子年，有一个比往年要长的“闰四月”，这一年有384天。一年的疫情中许多人并未活过年底，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情也许会在一百八十年来激起的回响，成为未来的预告。

策展人：崔灿灿